

长篇历史小说

杨马林 著

朱元璋

征燕

海天出版社

第四十一章 胡充妃装病贿太医 郭侍郎偷鸡反被咬

为了搞到能致朱元璋和李淑妃于死地的春药，胡充妃想了几个月，终于想好了一套方案。

这天清早，胡充妃弓着腰，双手捂着下腹部，痛苦地对贴身宫女张运莲说：“我的小肚子好痛，一阵比一阵狠，不知是什么毛病？”

张运莲：“是不是经痛？”

胡充妃摇摇头：“不是，我的月事已经过了七八天了。”

“搞个热手巾敷一下，可能会好一些的。”

热手巾敷了一阵，胡充妃仍然喊痛，张运莲问：“我去请太医来给你看看。”

胡充妃点点头：“最好请秦太医来，他专治女病。”

秦太医四十岁刚出头，相貌很丑，家有一妻一妾。过去，他与胡充妃的关系很好，每次给胡充妃看病都很尽心，病好得较快。胡充妃出手大方，常送些玉手镯、小戒子给他的妻妾。一同前来的太监，胡充妃也常给一点小赏赐。

不一会儿，秦太医在一位太监的陪同下，跟着张运莲来到了胡充妃的房间。

明宫的太医给皇妃看病，不如汉宫管得那么死。汉宫的太医

给皇妃看病，切脉时，要隔着一道布帘，太医跪在布帘之外，皇妃的手由宫女扶着伸出布帘之外。看舌象时，皇妃站在布帘一个铜钱大小的洞前，将舌贴近小洞让太医看。明宫太医给皇妃看病，不设布帘，但必需有宫女或太监在场。若看妇女病，必要时，太监应在门外暂时回避，但门不得关闭。

胡充妃趴在床上呻吟，见秦太医来了，便翻过身来，向他申诉了病情，并将手伸过去让他切脉。

秦太医反复切脉之后，觉得脉象基本正常；再看舌象，也无异常现象。他疑惑地问：“肚子膨不膨气？拉不拉稀？”

“不膨气，也不拉稀，”胡充妃其实没病，她想拖秦太医下水，让他替她办大事。她边指着下腹部左侧边解裤带子，“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块东西，硬硬的。”

太监见状，赶紧退到门口站着等候。

“莲儿，倒杯茶给他喝。”胡充妃指着门外的太监对张运莲说。

“好。”张运莲转身去倒水。

胡充妃趁机将一块五两的金条塞入秦太医的衣兜，并示意他不要做声。

秦太医虽然多次接受胡充妃的礼物，但一次得这么多，还是头一次。他弓腰哈背地朝她笑了笑，双手合十，以表感谢。然后，他用手隔着一层短裤去摸诊胡充妃的左下腹。胡充妃抓住他的手，口里连声说在这里在这里，用力将他的手不断地朝下拽。若不是他暗下缩手，几乎就要触到最忌讳的地方。胡充妃的眼睛闪动着悦心迷魂的神色，紧紧地盯着秦太医。秦太医颇感难为情，脸陡然刷白，继而脸、耳朵和脖子都像染上了血。他虽然心慌，虽然觉得她的腹部格外柔软，但是意念却不敢邪乱。他不明白一向沉稳的胡充妃为何今天会有这般眼神？他不敢看她的眼睛，更不敢想人非非，努力镇定地给她看病。他边压腹部边问：

“痛不痛？”

胡充妃不时地摇头：“好像整个左下部痛，说不准是哪一点痛。”

“胡娘娘近日可有见红之物？”

“没有，”胡充妃见他满脸疑惑，心中颇为高兴，她就想留下疑团让他回去思悟一番，“白带也还正常。”

这就怪了，既不像经痛，也不像两次月经中间的腹痛，更不是绝经的腹痛。既不拉稀，也不发胀，腹中也摸不出异常现象。她会不会在耍我？秦太医不敢深想，但又不敢说她没病：“胡娘娘可能是受了风寒，加上劳倦内伤，湿气淤积于腹，引起腹痛。问题可能不大，先开两副药试试。”

胡充妃系好裤带，待秦太医开好处方，呻吟着喊来张运莲，叫她送三两白银给秦太医，送二两白银给太监，然后叫张运莲随太医去抓药。

待他们都走了，胡充妃冷笑着撇了撇嘴，得意地哼了一声，兴奋地抽出手帕甩了甩。

郭桓自幼常在梦中拣钱，地上到处是钱，钱越拣越多，永远也拣不完，可惜的是，一旦从梦中醒来，才知两手空空。他到户部任职后，自然对印制宝钞颇感兴趣，常以熟悉印钞业务为名，到宝钞提举司视察。

只要郭桓一来考察，宝钞提举司提举冯良就心神不宁，倒不是怕郭桓是老猫逛鱼市，而是冯良自己心中有鬼。他总陪在郭桓身边，有问必答，尽量不让郭桓和工匠们接近。

大明宝钞为青色，长一尺，宽六寸，外为龙文花栏，上横额题“大明通行宝钞”，其内上栏的两旁各篆文四字，右旁篆“大明宝钞”，左下篆“天下通行”。其内下栏印有“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，与铜钱通行使用，伪造者斩，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，

仍给犯人财产，洪武十三年十月初一。”宝钞面值有一贯、五百文、四百文、三百文、二百文、一百文六种。一贯值一千文，值银一两，四贯值黄金一两。民间交易一律使用宝钞和铜钱，不得使用金银，违者治罪。

印钞局中一摞摞刚印好的宝钞，整整齐齐地堆成一座座高大的方垛，散发着浓郁的墨香味。郭桓不时拍拍宝钞垛，恨不能将它们都搬回自己的家中。他细心考察生产的每一过程，企图从中寻找问题和贪攫钱财的漏洞。若能寻得出，就可作为扼制冯良的武器，不愁冯良不乖乖地向他送钱。但是，看来看去，郭桓没发现丝毫破绽。他又将各种账目凭单翻了一遍，进出都平衡，也无懈可击。

郭桓放下账本，严肃地说：“账本做得不错，纸张进出天天都是平的。”

冯良：“不光是印钞局的账要天天平，而且和抄纸局的账也要天天平，一天不平，就要严查，查出谁作弊，就杀谁的头。这个地方，讲不得一点客气。”

郭桓拍拍宝钞垛问：“一年要印多少？”

冯良：“要印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九锭。每天印三千三千一百二十一锭，也就是十三万二千四百八十四贯。”

郭桓一笑：“乖乖，一天就印十三万二千多贯，你真是大老板呀。”

冯良苦笑地说：“空头老板，这里的钱，没有一张是我的。”

郭桓来到一台印机前，和蔼地问工匠：“老师傅，你一天能印多少钞？”

冯良紧盯着工匠。

工匠紧张地答：“一般能印五百一十张。”

郭桓：“一天大概会印坏多少张？”

工匠：“新印模开印那两天，印坏的比较多，多的时候，会

印坏四五十张。印了二天后，印坏的就越来越少。一般情况下，每块印模每天印坏的在七八张左右，有的只有四五张。”

郭桓：“印钞局一共有多少铜板印模？”

工匠：“一共有二百七十个铜版印模。”

郭桓：“每天平均会印坏多少张？”

工匠：“每天会印坏一千八百张左右。”

郭桓点点头：“印坏的宝钞怎么处理？”

工匠：“每块印模印坏的宝钞都在下工前交到废钞间，有一个人统计，一人点废钞。收齐后，废钞送副提举孙安保管，统计表送提举冯良保管。”

郭桓没有再问，整个程序看不出问题，问题可能出在冯良和孙安身上。郭桓决定从冯良下手，以求寻找突破口。

郭桓备下酒宴，单请冯良。

冯良满腹狐疑地来了，开口便笑着问：“非年非节，又无大喜之事，郭大人为何请客？”

郭桓笑着请他入座：“朋友之间吃个饭，还得是年是节不成？”

喝得半酣时，郭桓问：“近来我在你们司边看边学，长了不少知识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没搞懂。”

冯良心头一紧，但脸上却很轻松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
郭桓盯着冯良：“从你报来的统计来看，每天要印坏一千八百张左右，为何我看了十几次，又算了算，算的结果，平均每天只会印坏一千二百来张？”

冯良原以为郭桓的考察和前几任一样，只是做做样子而已，没想到他会考察得这么仔细，对郭桓这样问他没想到，但是，对上司会提这样的问题，他早有准备。冯良一笑：“郭大人考察得很深很细，卑职佩服。二百七十个印模上的工匠手艺各异，有的

相差很大，有的工匠一天只废四五张，有的则废上几十张，每天汇总起来，是得一千八百来张。这么多年，大体总是维持这个数。不信，郭大人可查自开印以来两个局的统计表。”

郭桓冷笑地摇摇头：“本官恐怕没时间去查，不过，本官倒是想派几个人去，帮你和孙安以及两个局的大使干一阵，好让你们好好地歇一歇，这样如何？”

冯良没想到郭桓会来这一手，一时不知怎么答，便喝了一口酒，故作呛酒地咳了一阵，然后说：“郭大人，你把话说到这个分上了，小弟也不瞒你。小弟与弟兄们是做了点手脚，搞下来的宝钞，除弟兄们分了一点外，大多是帮别人搞的。”

郭桓严肃地问：“帮谁？搞了多少？”

冯良狡黠地一笑：“帮你呀，不搞些宝钞打发头头脑脑，凭你送来的钱，还想买动别人的两片嘴？你还想搞个侍郎当当？”

郭桓一惊，搞来搞去，竟搞到自己头上来了。他板起脸：“你想诈我？”

“你不信？那你就公开地去查！老实对你说，为你搞了八万贯！”冯良不在乎地喝了一口酒，“你查呀，怎么？不吱声了？”

郭桓噎住了，他不知冯良是真用贪污的宝钞帮了自己的忙，还是在进行讹诈，但是，自己到京师任职，冯良的确是帮了忙。郭桓心虚地盯着冯良：“你还帮了谁？”

冯良得意地一笑：“不说则已，说了你会吓一跳！还有新上任的刑部尚书王惠迪、礼部尚书赵瑁、兵部侍郎王志、工部侍郎麦至德、吏部侍郎方庸。他们和我都不错，我帮了他们不少忙，他们也帮了你不少忙，要不然，你还能戴这顶乌纱帽？”

“真的？”郭桓大为震惊，眼睛突然睁大，居然刑部尚书、礼部尚书，以及兵部、工部、吏部侍郎的手也伸进了宝钞提举司。郭桓难以置信地问：“王惠迪他们敢要这个钱？”

冯良痛快地喝了一口酒：“这钱是火？是铜水？嫌烫手？只

要能搞到钱，什么敢要不敢要！这年头，除了皇帝钱多得用不完不贪外，谁不贪？上至宰相，下至差役，谁不是能捞就捞？”

郭桓心里直翻腾，冯良能如此为这帮人搞钱，他在宝钞提举司里肯定有团伙，于是便问：“司里制度这么严，你是怎么搞钱的？”

冯良摇摇头：“这你就别问，在京师官场混饭吃，没有几个朋友，不找几个靠山，你就难得站稳。”

郭桓心想：他说得有理，事到如今，不如将计就计！既然别的部的尚书、侍郎敢向宝钞提举司伸手，我又何苦呆着！郭桓狡诈地一笑：“你我朋友一场，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，你帮他们搞了多少钱？”

冯良冷眼瞟了他一眼：“你是想惹王尚书、赵尚书那帮人不高兴？只要他们到朝廷里歪你一句，你不掉脑袋也得脱层皮！你如果要钱用，只管对我说，别的事你就少打听。”

郭桓见冯良这么大口气，知道他和王尚书一伙关系非同一般，这个下级也是个难剃的头，心中顿时寒了他几分：“我暂时不缺钱用，以后再说。”

“我这个人喜欢木匠推刨子，直来直去！”冯良向郭桓举起酒杯，“我早就想给你送些宝钞来！一看你门上的对联，我就不想送，而且直想笑，真想骂你几句！”

郭桓尴尬地一笑，也举起酒杯：“不谈对联，喝酒喝酒！”

第四十二章 贪婪侍郎东窗事发 二万人头顿时落地

洪武十八年二月底，奉天殿文楼。

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韩宜可向朱元璋密奏：“有人来信揭发，扬州瓜埠河泊所，欠鱼课钞四万贯。户部右侍郎郭桓私下写信给扬州府知府战慎，暂不让网业户和湖官赔偿，先让富裕渔户赔偿。追足课钞后，换成银两，由郭桓与战慎私分。然后，再追究河泊所湖官的责任，令其赔偿。因湖官原籍是江西人，已经逃匿江西，所以郭桓下令，由江西布政司补赔。江西布政司虽然不满，但慑于郭桓的权势，便胡乱屈从，将四万贯课钞转嫁于民，收足后送至扬州府战慎，又被战慎和郭桓瓜分。”

“不会吧？郭桓一向廉洁，在京拒收财礼，巡视灾区时，为民罢宴，怎会这般肆意贪污？”朱元璋连连摇头，为慎重起见，他命人传都察院右都御史詹徽速来。

詹徽来后，朱元璋问：“你以为郭桓此人如何？”

詹徽：“微臣过去认为郭桓朴素廉洁，处事精明，因此印象很好。但前天有人对郭桓在浙西衢州巡视一事有些微词，微臣因此也有些放心不下。”

朱元璋关注地问：“有何微词？”

詹徽：“有人怀疑郭桓在衢州巡视时收受衢州府知府黄文通

的贿赂，而且不是小数。有人说是十几万，也有人说是几十万。据说，郭桓过去对黄文通有举荐之恩，这次郭桓到衢州巡视时，黄文通上报的灾情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，而且衢州去年夏粮征收数与入库数也相差较大，其中必有名堂。微臣已给浙江按察使彭明玉去信，请他核实此事。”

朱元璋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凡事无风不起浪，既有人写信揭发，又有人有微词，看来，郭桓难保没问题。朱元璋对韩宜和詹徽可说：“人心莫测，极忠实奸，极善实伪，但辨之甚难。郭桓之事，你们尽快查实，一有结果，尽快禀报。”

“遵命。”韩宜和詹徽可躬拜。

朱元璋：“俗话说，上梁不正则下梁歪，朕率先垂范，清正廉洁，而且反复训导，严查重惩，为何仍有大臣肆意贪婪，蠹政害民？”

韩宜可正色地说：“见利而动，性也；如水下流，阻之很难。见义而行，教也；教如培树，苗不正，树则难直。重利之人，苗时不正，虽教难直。刑罚不足以移风，杀戮不足以禁奸，徒善不足以从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应当罚教并举，因人而异。小人重于教，恶人重于罚，君子重于导。”

朱元璋点点头：“人之初，性无善恶之分；人之所以有善有恶，是后天所至。从教化者行善，逆教化者行恶。君子出入污泥而不染，贼顽人教不从，鬼叫飞跑，教化难矣，只能处死。”

三月初二，郭桓正在衙门办公，冯良来见，声称禀报印钞局的事务，并向郭桓使了个眼色。郭桓会意，令侍官退出。冯良凑到郭桓面前小声地说：“我给你搞了一批宝钞，要不要？”

郭桓心中一喜，但脸上却很平静，并故作狐疑地瞟了他一眼：“你在跟本官开玩笑？”

冯良见他不惊不喜，便沉下脸说：“你不要就算了，礼部尚

书赵瑁、刑部尚书王惠迪他们正缺钱用呢。”

郭桓盯着他小声地问：“有多少？”

冯良得意地一笑：“二百万贯，过几天再给你搞二百万贯。”

郭桓一惊，我的天！这么多？他抑制着心跳：“还有谁知道？”

冯良拍拍胸：“除了我，别人都不知道。”

郭桓摇摇头：“不会吧？这么多宝钞，怎么会没人知道？”

冯良一笑：“放心，副提举孙安、抄纸局大使陆明东、印钞局大使安子维、承运库官范朝宗、广惠库官张裕等人都是我的拜把兄弟，没有他们帮忙，我就是孙猴子，也搞不出钱来。”

“原来你们是一窝子，难怪你这大的胆子！”郭桓心中惊愕不已，由这帮人主管印钞，不大贪特贪那才怪呢！天知道他们贪了多少，事到如今，自己一屁股屎，焉能去揭发他们？既然如此，不如入伙，先捞了再说，否则，将两头不是人。郭桓横横心：“那行，你明天中午将宝钞秘密运到东郊十里亭，我派人在那里接货。”郭桓决定将宝钞暂存他在十里亭开的酒店中，过几天再转运到别的地方。一旦发现可疑的苗头，就立即携财逃走。

冯良狡猾地一笑：“事成之后，郭大人总不至于只甩甩袖子吧？”

郭桓笑着拱拱手：“承蒙各位兄弟关照，郭某没齿难忘！日后鼎力推举各位，携手共进，同扶朝纲！”

冯良也笑起来：“对对对，携手共进，同扶朝纲！”

郭桓从衙门一回到家，就神秘地将郭妻拉进卧房，激动地说：“今天冯良对我说，他给我搞了二百万贯宝钞，我叫他明天中午把宝钞运到东郊十里亭，我们在那里接货。”

郭妻惊喜地问：“真的？”

郭桓点点头：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

郭妻又害怕地说：“我的娘，二百万哪，怪吓人的，不会有

危险吧？”

郭桓冷笑着说：“要说有危险，人一生下来，就时时有危险，小孩吃奶还有被憋死的。冯良说，过一段时间，他还要给我搞二百万。”

郭妻惊愕地说：“他就不怕？这不是一堆堆纸呀，这是钱，是钱！加起来，四百万哪！”

郭桓坚定地说：“我也豁出来了，从明天开始，叫你弟弟把钱财迅速向安南国转移，等四百万一到手，我们全家就悄悄地溜走。”

郭妻点点头：“这是个办法，时间长了，不知哪天会出事。”

四月二十三日，奉天殿文楼。

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韩宜可进殿躬拜，并递给朱元璋一叠材料：“启禀陛下，浙江按察司来文报告，衢州知府黄文通已被收审，他已经供认他向郭桓行贿的罪行。他伙同其他州府官员，前后共向郭桓行贿五十万贯，郭桓还指使黄文通卖米一百九十万担不上仓。”

朱元璋看完黄文通的供词和有关人的证词，不禁大怒：“这个郭桓，阴奸之极，他请求去巡视灾区，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！孔圣人曰：‘兽相食，且人恶之。为民父母行政，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。’像郭桓如此为官，何异于率兽而食人！”

韩宜可：“贪欲是众恶之本，心贪则术邪，术邪则害民蠹政。郭桓在衢州能如此贪婪，难保他在别处不伸手。微臣以为，凡郭桓巡视过的地方，都应从严检查。以除隐患。”

朱元璋瞪起眼：“在郭桓心中，朕不是皇帝，钱才是皇帝！既然他心中无朕，只有钱，那就休怪朕认不得他了！来人！”

御侍官进来躬拜：“陛下有何吩咐？”

朱元璋厉声地说：“速去大理寺传朕的命令：立即将郭桓收审，与都察院一道，对郭桓染指过的地方，进行严查细究，涉嫌之人，不论官职大小，一律迅速拘捕，并将他们所有亲属囚禁起来，尽快查实，从严惩处！”

大理寺立即行动，当天就派一队衙役冲进郭桓的家门，一见郭桓夫妇，就上前将他们逮住。

郭桓一边挣扎，一边惊惶地质问：“我们没犯法，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”

郭妻大哭着奋力挣扎：“我们没做坏事，你们不能乱抓人！”

衙役们不由分说，将郭桓夫妇五花大绑，拖着就走。其余衙役在郭桓家进行彻底地搜查，翻箱倒柜，每一件物品都细细地检查一遍，每一块地面、每一面墙壁都细细地敲一遍。

郭桓的小舅子、胡益、冯良、王道亨等人也在同一天被捕。与此同时，都察院派遣官员分头到郭桓染指过的地方去清查。

大理寺，审讯堂。右审刑吴庸威严地坐在堂上，衙役持着火棍立在两边。

衙役将郭桓押进来，郭桓一身粗布衣服，颈戴枷锁，立而不跪，大声质问吴庸：“吴大人，本官一向奉公守法，清正廉洁，凭什么抓本官？”

衙役从郭桓身后踹他的双膝，强行将他按跪下来。

吴庸板着脸地问：“郭桓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郭桓虽然心中十分紧张，但脸色却很坦然：“知道，这是大理寺。”

吴庸厉声地说：“既然知道，还不快快从实招来！”

郭桓堆起一脸疑云：“本官越听越糊涂，你抓错人了！本官冤枉！太冤枉了！”

吴庸冷冷地盯着他：“你精得像野兔子，本官也不糊涂，你

老老实实地说，你在担任户部右侍郎期间，干了哪些违法之事？”

郭桓肯定地说：“本官幸遇陛下垂恩，任右侍郎以来，在衙门内，奉公守法，勤奋从政，清正廉洁；在家里，生活俭朴，和善待人，从不收受贿赂。这些情况，已为众人所知。”

吴庸拍了一下惊堂木：“大理寺把你拘到这里来，不是心血来潮！你不要执迷不悟，否则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郭桓清楚，他贪污巨大，不坦白是死，坦白了死得更惨，不如能赖就赖，能骗就骗，说不定还有一线出路。他冷冷一笑：“休想诈我，本官再说一次，本人一身清白，更无违法之事！”

吴庸垮下脸来：“大理寺办案向来重证据，从不诈人，更不会被人所诈！你休要过早封口，这里是大理寺，不是赌场！本官重事实，不信誓言和赌咒。”

郭桓不在乎地说：“既然吴大人已经掌握了本官的证据，那就拿出来定我的罪就是了，何必还要我供认。”

吴庸瞪起眼：“何时拿出证据，大理寺自有安排。能否坦白，能否争取宽大，则是你的事。你不要搞颠倒了！”

郭桓故作为难地说：“本官从未违法，又有何事可说？”

吴庸又拍了一下惊堂木：“你敢不敢再说，你从未违法，一旦查实，甘受严惩？”

郭桓迟疑了一下，继而肯定地说：“本官从未违法，一旦查实，甘认受罚。”

吴庸大怒，对衙役说：“把他押出来！”

衙役将一个面目憔悴的罪犯推到堂前，与郭桓并排跪下，吴庸指着罪犯问郭桓：“认识此人吗？”

郭桓侧头一看，是黄文通！不禁心头大乱、六神无主，见吴庸两眼紧逼，只好说：“认识，他是衢州府知府黄文通。”

吴庸问郭桓：“是你自己说，还是请黄文通帮你说？不过，你可要搞清楚，你说和他说，结果是不一样的！”

郭桓认定自己先说后说都是死，不如让黄文通先说，能否定的全否掉：“本官无罪，无话可说。”

吴庸厉声对黄文通说：“你照实说来，帮他清理清理！”

黄文通一五一十地将他向郭桓行贿之事和盘托出。

郭桓不等听完，就大声喊起来：“冤枉，天大的冤枉！黄文通！我与你有恩，你不仅不思图报，却如此无情无义！你自己贪赃，却诬赖于我，良心何在？”

黄文通急了，大声对吴庸说：“小人所说，句句是实话，而且有旁人作证！郭桓惯于受贿行贿，狡猾多端，吴大人切莫听他胡言！”

吴庸再次拍起惊堂木：“郭桓！你如果再负隅顽抗，就休怪本官无礼了！”

郭桓听懂了他的意思，再不认罪，就要动刑了。他咬咬牙，豁出去了：“本官不敢顽抗，但本官确实天大冤枉！”

吴庸大怒：“来人！先将郭桓重打一百大棍！”

衙役们上来，将郭桓按下就打。

开始时，郭桓还一边叫痛一边喊冤，六十棍打下来，他见吴庸根本不理睬，便知道他不打出个结果是不会罢休的。剧烈的疼痛，使他觉得有两把刀在不停地砍他的肉，要把他剁成饺子馅一样。他恨不能立即死去，但一想到招供，就意味着不仅宣判自己的死刑，而且要害得三族人都掉脑袋。他咬着牙，攥着拳，死死地忍着。一百棍打下来，他几乎快要昏死过去。

吴庸冷笑地问：“郭桓，你要想清楚：赶紧坦白，本官就此停止用刑；如果继续抵赖，本官只好动用酷刑了！”

郭桓以为吴庸说着恐吓他的，便想再挺一阵，他边呻吟边说：“本官没有贪赃一文钱，叫我拿什么坦白？”

吴庸大怒：“把火炉抬来，执行烙刑！”

衙役抬来火炉，剥去郭桓的上衣，将他捆在木柱上，开始执

行烙刑。

火红的烙铁伸近郭桓的胸脯，灼热的烤炙，强烈的恐惧，顿时摧垮了郭桓的防线，他惊恐万状地叫起来：“我招，我招！别烫我！”

郭桓招供之后，礼部尚书赵瑁、刑部尚书王惠迪、刑部侍郎葛修、吏部左侍郎方庸、右侍郎程浩明、兵部侍郎王志、工部侍郎麦至德、北平布政使李或、北平按察使赵全德、宝钞提举司提举冯良、副提举孙安、抄纸局大使陆明东、印钞局大使安子维、承运库官范朝宗、广惠库官张裕、扬州知府战慎、镇江知府徐添庆、广德知府张钦等人相继被捕。

经过日夜审讯、严刑拷打，这批罪犯又供认出京师六部许多侍郎和侍郎以下的官员，还牵连出县、州、府、布政司的一大批贪污受贿的官员。他们纷纷被捕入狱，家属统统被囚禁，家产全部被查封。

第二批被捕的官员也如法炮制，又检举了一大批官员和一批行贿的大地主，前前后后共牵连二万多人。

一时间，各级衙门人心惶惶，谈贪色变。屁股不干净的，怕被告发；廉洁奉公的，怕受诬陷。人人都有朝不保夕之感。

扬州府八十几名衙役冲进郭桐家，宣布了朝廷下发的搜查、拘捕令后，一部分衙役动手捆绑郭桐的全家人，另一部分衙役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，钱财一律没收充公。

突如其来的灾难使郭母惊恐万分，当衙役要捆绑郭桐时，她颤巍巍地冲上前，拼命地拉扯衙役：“你们不能捆他，他没有罪！他坚决反对郭桓贪污，他逼着郭桓退了赃！要捆要杀，都朝我来，是我没教育好郭桓！”

又过来二个衙役，他们将郭母的双手反扭起来。郭母拼命挣扎：“捆我可以，但你们不能捆他们！他们没有得过郭桓一分钱